

SJZPXSMZJX

世界中篇小说名著精选

sjzpxsmzjx



长篇小说

I 14
36 1

92171

世界中篇小说名著精选

第二卷



200081822



长春出版社

目 录

嘉尔曼	[法]梅里美	1
魔沼	[法]乔治·桑	59
客棧	[俄]屠格涅夫	156
乡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		
	[瑞士]凯勒	214
野姑娘芭拉	[捷克]聂姆佐娃	282
伊凡·伊里奇之死	[俄]列夫·托尔斯泰	326

嘉 尔 曼

〔法〕梅里美

普罗斯佩·梅里美 (1803~1870)，法国 19 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以中短篇小说著称于世。他生于巴黎一个画家家庭，自幼就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和艺术的熏陶。中学毕业后专攻法律，后以律师资格进政府部门工作。在他长期任历史文物方面的政府官员期间，接触了丰富的古代文化，使他具备了精湛的艺术修养和广博的历史文化知识。

梅里美的一生，经历了法国历史上两个重要的时代，即资产阶级向封建阶级进行反复斗争的时代和资产阶级完全战胜封建专制确立帝国统治的时代。与此相应，梅里美的创作也可分为两个时期。第一时期 (1825~1830)，他的创作贯穿了反封建反教会的精神，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复辟王朝的黑暗。历史剧《非厄图》和历史小说《查理九世时代遗事》，是这一时期的重要作品。前者描绘 14 世纪的一次农民起义；后者反映 16 世纪

宗教战争期间的圣巴托罗缪大屠杀。第二时期（1830年以后），他一方面仍然保持反对波复辟的倾向，一方面则对资产阶级的金钱势力和平庸生活表示不满，较多地表现对资产阶级自由个性的追求，形成了他的独特的创作风格。他的中短篇小说中的不少优秀之作，是这一时期的作品。到晚年（第二帝国时期），梅里美由于同皇后密友而与拿破仑第三的宫廷发生了比较密切的关系，再也未有写出具有资产阶级强烈个性意识和进取精神的优秀作品。

《高龙巴》（1840）和《嘉尔曼》（1847）是梅里美的中篇代表作，也是脍炙人口的世界名篇。它们成功地塑造了高龙巴和嘉尔曼这两个独具光彩的艺术形象。

《嘉尔曼》写的是一个情杀故事，作品重点描写的是一位粗野放任、带有某些邪恶特点的吉卜赛女郎。她不愿忍受社会的任何束缚；她追求个人的“绝对自由”；她甘愿在情人的刀下也不愿成为一个男子的附属品。这是又一个叛逆女性的形象，同虚伪、苍白的资产阶级社会道德和“文明”相对照，嘉尔曼是一个以“恶”的方式反抗资产阶级社会的叛逆者。

这两部作品，都以震撼人心的事件和不平凡的人物性格，向读者展示了富于色彩和情趣的民情风俗画面。但在具体的艺术表现上，却又各具特色。《高龙巴》摒弃了西方小说常用的细腻的心理描绘，在曲折紧张、层层深入的情节发展中，以富有个性化的行动和语言，使女主人公强悍豪爽、深思熟虑、刚柔兼备、举止有度的性格特征凸现纸面。《嘉尔曼》打破了资产阶级文学中爱情故事的传统，它以第一人称明快流畅的叙述，把一对情人的感情风暴雨骤写得既强烈又可怕；女主人公那种惊世骇俗的生活态度，仅用精心选择的一些细节，就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有关考古学的议论成了风俗描写的有机部分，为主人公的性格提供了背景，使整个故事显得有凭有据，真实可信。（刘文荣）

一般地理学家说孟达一伙的战场是古代巴斯多里一包尼人^①的区域之内，最近现在的芒迭镇，在玛尔倍拉南埠北七八里的地方，我一向疑心这是他们信口开河。根据佚名氏所作的《西班牙之战》，和奥维那公爵度藏丰富的图书馆中的材料，我推勘之下，认为那赫赫有名的战场，凯撒与罗马共和国的领袖们背城一战的地带，应当到蒙底拉^②附近去寻访。1830年初秋，因为道经安达鲁齐^③，我就做了一次旅行，范围相当广大，以便解答公共卷而未决的疑问。我不久要发表的一篇报告，希望能使所有信实的考古学家不再疑惑。但我那篇论文尚未将全数新的学术界莫衷一是的地理问题彻底解决以前，我想先讲一个小故事，那故事，对于孟达战场这个重大的问题，决不先下任何断语。

当时我在高杜城内雇了一名向导、两匹马，出发探访，带的全部行李只有一部凯撒的《出征记》和几件衬衣。有一天，我在加希耶平原的高地上踟躇，又困乏，又口渴，赤日当空，灼人肌肤，我正恨不得把凯撒和庞培的儿子们一齐咒入地狱的时候，忽然瞥见离开我所走的小路相当远的地方，有一小块青翠的草坪，疏疏落落长着灯芯草和芦苇，这是近旁必有水源的预兆。果然，走近去就发见所谓血坪原是有几道泉水滋润的沼泽，泉水仿佛出自一个很窄的山峡，形成那个峡的两堵低矮岩垒加

① 巴斯多里一包尼人为古代意大利民族之一支，记于前5世纪时意大利民族分布地图中意大利，地名内士与潘德地区在内。

② 罗马共和国时代末期（公元前49年），凯撒自高卢渡地非里罗马，将扶苏国王人格及官员逐出意大利半岛，又回军入西班牙，击溃庞培率领该地的军队。史家称为西班牙之战，王与为战中之主要战役。——玛尔倍拉为西班牙东部地中海之商埠，蒙底拉在巴东德拉夫约70余英里。

③ 安达鲁齐为西班牙南部一大行省，包括八州。

迪拉山脉上。我断定缘溪而上，山水必更清冽，既可略减水经与环蛇之虞，或许还有些少荫蔽之处。刚过峡口，我的马就嘶叫了一声，另外一匹我看不见的马立即接应了。走了不过百余步，山峡豁然开朗，给我看到一个天然的圆形广场。四面峭岩拱立，恰好把整个场地罩在阴影中，出了人中烽墩脚，休憩到一个比这更舒服的地方了。峭壁之下，泉水奔腾飞涌，直泻入一小潭中，潭底细沙洁白如玉。旁边更有橡树五六株，因为终年通风，兼有甘泉滋润，故苍翠雄伟，浓荫匝地，掩覆于小潭之上。潭的四周围着一片绿油油的细草，在方圆几十里的小客店内决没有这样美好的床席。

可是我不能自鸣得意，说这样一个清幽的地方是我发现的。一个男人已经先在那儿歇着，在我进入山谷的时候一定还是睡着的，被马嘶声惊醒之后，他站起来朝着马走过去，它却随着主人打转跑在四边草地「大嚼。那人是个年轻汉子，中等身材，外表长得很结实，目光阴沉、骄傲，原来可能很好看的皮色被太阳晒得比头发还黑。他一手拉着坐骑的缰绳，一手拿着一支铜的短铳。说老实话，我看了那副凶相和短铳，先倒有点出乎意外；但我已经不信有什么土匪了，因为老是听人讲起而从来没遇到过，并且老实的庄稼人全副武装地去赶集，我也见得多了，不能看到一件武器就疑心那主客不是安分良民，心里还想：我这几件衬衣和几本埃尔才维版子^①的《山征记》，他拿去有什么用呢？我对拿枪的家伙恭恭敬敬地点头，笑着问他是否被我打搅了清梦，他不同答，只把我从头到脚地打量着：打量完毕，似乎满意了，又把我那个正在走近的向导同样细瞧了一番。不料向导突然脸色发青，站住了，显而易见吃了一惊。“糟了糟了，碰到坏人了！”我私下想；但为谨慎起见，立即决定不动声色。

① 埃尔才维为16、17世纪时阿尔及利亚的山牧人，所印之书今均成为珍本。

我下了马，吩咐向导卸下马鞍；然后我跪在水边把头和手洗了洗，喝了一大口水，合扑着身子躺下了，像基甸手下没出息的士兵一样。

同时我们暗中留神我的向导和生客。向导明明是很不乐意地上过来的……生客似乎对我们并无恶意，因为他把马放走了，短统原来是举着拿的，此刻也枪口朝下了。

我觉得不应当为了对方冷淡而生气，便躺在草地上，伸气挺随便地问那带枪的人可有火石，同时掏出我的雪茄烟匣。陌生人始终一声不出，在衣袋里掏了一阵，拿出火石，抢着替我打火。他显然变得和气了些，竟在我对面坐下了，但短统还是不高手，我点着了雪茄，又挑了一支最好的，问他抽不抽。

他回答说，“抽的，先生。”

这是他的第一句话，我发觉他念的方言不像安达鲁齐口音，可见他和我同样是个旅客，只不过是干考古这一行罢了。

“这支还不错，你不妨试试。”我一边说一边递给他一支真正哈瓦那的十家牌。

他略微点点头，拿我的雪茄把他的一支点上了，又点点头表示道谢，然后非常高兴地抽起来。

“呵，我好久没抽烟了！”他这么说着，把第一口烟从嘴里鼻子里慢慢地喷出来。

在西班牙，一支雪茄的授受就能结交朋友，正如近东一带拿盐利所包敬客一样。出我意料之外，那人倒是爱说话的，虽然自称是蒙底拉附近人，他对地方并不大熟悉。他不知道我们当时歇脚的那可爱的山谷叫甚么名字，周围的村子的名字，他

—— — — — —
1. 参用约·J·赖尼《第七卷》，以色列人某朝反叛者商人，耶和坦今某朝得升十车，心对约扶木为试。凡用字译本如为原文者大悉，凡遇下隔水者均空出注必。安达鲁齐人谈S所，如西班牙人之谈苏所C与Z，等「英文中之11. 於代所sador（尤士）」2. 即能讲出安达鲁齐口音——夏礼。

也一个都说不上来，我问他有没有在近边见到什么残垣断壁、墙边的大瓦、雕刻的石头等等，他回答说从来没留意过这一类东西。另一方面，他对于马的一道非常内行，把我的马批评了一阵，那当然不难；接着又背出他那一脸的此说，有名的良村养马场出身，据说是横种，极其耐劳，有一回一大之中赶了一百二十多只，而且不是飞奔便是疾走的，那牛客正说在兴头上，忽然停住了，仿佛说了这么多话连他自己也觉得奇怪而且懊恼了。“那是因为我急于赶到公社，为了一件官司要去央求法官……”他局促不安地补充，又瞧着我的向导安东尼奥，安东尼奥马上把眼睛望着地。

既有树荫，又有山泉，我不由得心中大喜，想起索底拉的朋友们送我的一片上等火腿放在向导的鞍囊^①内，我就叫向导给拿来，邀客人也来享受一下临时点心。他固然好久没有揩拭，我看他至少也有四十八小时没吃过东西，狂吞大嚼，像只饥饿的狼。可怜虫那天遇到我，恐怕真是天赐良缘了。但我的向导吃得不多，喝得更少，一句话都没说，虽然我上路就发觉他是个头等话匣子。有了这生客在场，他似乎很窘；还有一种提防的心理使他们互相回避，原因我可猜不透。

最后一些面包屑和火腿屑都给打发完了，各人又抽了一支雪茄我吩咐向导套马、预备向新朋友告别，他却问我在哪儿过夜。

我还没注意到向导对我做的暗号，就回答说上居尔伏小客店。

“像你光牛这样的人，那地方简直坐不得……我也上那边去，要是许我奉陪，咱们可以同走。”

“欢迎，欢迎。”我一边上马一边回答。

①：一种长形布袋，中间开口，两头束紧，可以系在马上或挂在鞍口上，我国称为荷包。

向导给我拿着缰辮，又对我夹夹眼睛，我耸耸肩膀表示满不在乎，然后出发了。

安东尼奥那些神秘的暗号，不安的表情，陌生人的某些话，特别是“一天赶一百二十里的事和不近情理的说明，已经使我对旅伴的身分猜着几分。没有问题，我是碰上了一个走私的，或竟是个土匪；可是有什么关系呢？西班牙人的性格，我已经摸熟了，对一个和你一块儿抽过烟，吃过东西的人，尽可放心。有他同路，倒反是个保障，不会再遇到坏人。并且我很乐意知道所谓土匪究竟是何等人物。那不是每天能碰上的；和一个危险分子在一起也不无奇趣，尤其遇到他和善而很斯文的时候。

我暗中希望能逐渐套出陌生人的真话，所以不管向导如何扭扭捏捏，竟自把话扯到那位土匪身上，当然用的是颇有敬意的口吻。那时安达鲁齐有个出名的大盗叫做育才-玛丽亚。犯他的案子都是捏造人口内。“谁知道在我身边碰的不就是育才-玛丽亚呢？”我一边思忖，一边把听到的关于这位好汉的故事，拣那些说他好话的讲了几桩；同时又对他的勇武豪侠称赞了一番。

“育才-玛丽亚不过是个无赖小人。”那生客冷冷地说。

“这算是他对自己的评价呢，还是过分的谦虚？”我暗暗问自己，因为越听这同伴越觉得他像育才-玛丽亚了！我记得安达鲁齐许多地方的城门口都贴着告示，把他的相貌写得明明白白。如啦，一定是他……淡黄头发，蓝眼睛，大嘴巴，牙齿整齐，手很小，穿着上等料子的衬衣，外罩银钮丝绒上装，脚蹬白皮套靴，骑一匹浑身棕色鬃毛带黑的马……一点不错！但他既然要隐瞒姓名，我也不便点破。

我们到了小客店：旅伴的话果然不虚，我寄宿过的小客店，这一个算是最肮脏最要不得的了，一间大屋子兼作厨房、餐厅与卧室。中间放着一块平的木板，就在上面生火煮饭：烟从房顶上一个窟窿里出去，其实只停留在离地几尺的空中，像一堆

云。靠壁地下铺着五六张骡皮，就算客铺了。整个屋子只有这间房；屋外二十步有个棚子似的东西，算是马房。这个高雅的宾馆当时只住着两个人：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都是煤炭般的皮色，衣服破旧不堪。——我心上想，古罗马居民的后裔原来如此！噢，凯撒！噢，撒克多斯·庇塔！要是你们再回到世界上来，一定要诧异不止呢！

老婆子看见我的踪影，就大惊小怪地叫了一声。

“啊！唐·吉才大爷！”她嚷着。

唐·吉才扭头一皱，很威严地举了举手，立刻把老婆子拦住了。我转身对向导翰翰递了个暗号，告诉他关于这间房的伙计，不必再和我多讲什么。晚饭倒比我意料中的丰盛，饭桌是一张一尺高的小桌子，第一道菜是老公鸡煨饭，辣椒放得很多，接着是凉拌辣菜，最后是边斯巴曲，一种辣椒做的生菜。三道这样刺激的菜，使我们不得不常常打酒囊的上意，那是山羊皮做的一种口袋，里头装的是塞拉葡萄酒确是美好无比。吃完饭，看到墙上挂着一只曼陀铃，西班牙到处都有曼陀铃，——我问侍候我们的孩子会不会弹。

她回答说：“我不会；可是唐·吉才弹得真好呢！”

我把央求他：“能不能来个曲子听听？我对贵国的音乐非常喜欢。”

“你先生人这么好，给了我这样名贵的雪茄，还有什么事我好意思拒绝呢？”唐·吉才言语之间表示很高兴。

他叫人摘下曼陀铃，自弹自唱起来，声音粗野，可是好听；调子凄凉而古怪；至于歌词，我连一个字都不懂。

“不知道我猜得对不对，”我跟他谈说，“你唱的不是西班牙调

(1) 撒克多斯·庇塔为西班牙人敬了，庇塔死后，唐丁仍与佩律为敌

了，倒像我在外省^①所见识的左旋歌^②，歌词大概是巴斯克语。”

“对啦。”唐·育才脸色很阴沉。

他把曼陀铃放在地下，抱着手臂，呆呆地望着快熄灭的火，有种异样的忧郁的表情。小桌上的灯光映着他的脸，又庄严、又凶猛，令人想起弥尔顿诗中的撒旦。或许和撒旦一样，我这条件也在想着离别的家，想着他一失足成千古恨的逃亡生活。^③我说他继续谈话，他却置之不算，完全耽溺在忧郁的幻想中去了。老婆子已经存威士忌的一角睡下；原来两边壁上系着根绳子，挂着一块七穿八洞的毯子作遮蔽，专为妇女们过宿的。小姑娘也跟着钻进那毯子。我的向导站起来，要我陪他上马房；唐·育才听了突然惊醒过来，厉声问他上哪儿去。

“上马房去。”向导回答，

“干什么？马已经喂饱了。睡在这儿吧，先生不会见怪的。”

“我仆先前的马病了，希望他自个儿去瞧瞧，也许他知道该怎么办。”

显而易见，安东尼奥要和我私下谈几句话；但我不愿意让唐·育才多心，当时的局面，最好对他表示深信不疑。因此我回答安东尼奥，我对于马的事一窍不通，想睡觉了。唐·育才跟着安东尼奥上马房，忽儿就单独回来，告诉我马明明很好，但向导把它看得名贵得不得了，用上衣替它擦擦，要它出汗，预备终宵不寐，免得它去折腾这个玩意儿。——我已经横倒在壁毯上，拿大衣把身体仔细裹好，生怕碰到毯子。唐·育才问

^① 新西班牙，系指在法特^②带有特权的几个省份，即阿拉拔、皮奇加尼、奇里谷利、波松拿成的一部分，当地的语言为巴斯克语。——原译《萨米拉》一书说阿山山脉西部的加利^③由两个民族，为一种特殊民族，即巴斯克人，阿拉伯语，即巴斯克人。

^② 左旋歌是巴斯克各名通行的，一种争取解放的舞蹈，拍子为4分之5。

^③ 弥尔顿的史诗《失乐园》中描写撒旦的困顿对立的图景，故作者借此暗喻唐·育才。撒旦原为天使之一，因反抗上帝而堕落，成为魔鬼领袖，和耶稣高天圣驾下斗争，故作者以《左旋歌》为喻。

我当了罪，要我原谅地放伸，睡在我旁边，然后也躺在大门口，可没有忘了把短銃换上门药^①，放在当枕头用的褥鞋底下，彼此道了晚安以后五分钟，我们俩都呼呼入睡了。

大概我劳累得很了，才能在这种客店里睡觉，可是过了一个小时，奇怪烦躁的感觉得打扰了我的好梦。等到弄明白了是怎么回事，我马上起来，私付与其睡在这个欺侮客人的屋子里，不如离天过夜。便提着靴尖走到门口，跨过府、育才的铺位；他睡梦正酣，我的动作又极其小心，居然走出屋子没把包惊醒。门外有一条细篦，我摸在上面，尽量地安插妥贴，准备把后半夜对付过去。正当要第二次阖上眼睛的时候，仿佛有一个人和一匹马的影子，由始至终地在我面前闪过。我坐起一瞧，认出是安东尼奥。他这个时间跑出马房，不由得令人纳闷；我站起来向他走过去，他先瞧见了，我，站住了。

“他在那儿呀？”安东尼奥轻轻地问。

“在屋子里睡着呢，他倒不怕臭虫。你干吗把马牵出来呢？”

那时我才发觉，为了要无声无息地走出棚子，安东尼奥撕了一条破毯子，把马蹄仔細裹上了。

“人哪！轻点声儿。”安东尼奥和我谈，“你还不知道这家伙是谁吗？他是压育才。拿钱罗^②，安达鲁齐^③出名的土匪！今天一天我对你递了多少眼色，你都不愿意理会。”

我回答：“土匪不土匪，跟我有什么相干！他又没抢劫我们，我敢打赌，他也决无此意。”

“好吧，可是通风报信，把他拿住的人，有二百利比^④的赏汗可得。离此五里，有个枪骑兵的驻扎所；天没亮以前，我送

① 门药为平式短銃上用的发火药。
② 安德、育才为拿钱人，故译之知钱士。拿钱罗（拉丁语）的语言，意为同高徒奔台同义。
③ 杜加为西班牙的一种金币，等于十二比郎。
④ 比郎为西班牙的一种金币，等于十二比郎。

来得及带几个强壮结实的汉子来，我想把牠的马骑上去，无奈它凶悍得厉害，除了个伐罗，谁也近不得身。”

“该死的家伙！他什么事得罪了你，你要告发他？并且你敢断定他真是你所说的那个土匪吗？”

“当然罗。刚才他跟我上马房，对我说，你好像认得我，倘若你胆敢向那位好心的先生说出来，仔细你的脑袋。——先生，你留在这儿，呆在他身边，不用害怕。只要知道你在这儿，他就不会疑心。”

说话之间，我们已经走了一程，和屋子离得相当远，人家不会再听到马蹄铁的声音。安东尼奥一受惊就把裹着马鞍的破布扯掉，准备上马了。我软颈硬吓，想留住他。

他回答说：“先生，我是一个穷光蛋，不能轻易放过——当然加。同时又为地方除一大害可是你得小心点儿，倘若拿伐罗解过来，一定会抓起他的铤头，那可不是玩的！我事情已经做到这一步，不能后退了；你自个儿想办法对付吧。”

那伙东西跨上马，踢了两下，一忽儿便在黑影里不见了。

我对我的向导大不高兴，心中也有点儿不安。想了一会，我打定了主意，回到屋子。渣·谷才还睡着，大概他餐风宿露，辛苦了几日，此时正在补偿他的疲乏和瞌睡。我只得用力把他推醒，他那凶狠的灯光和扑上铤头的工作，我永远忘不了。幸而我以防他一看，先个他的武器放在离床较远的地方。

我说：“先生，很抱歉把你叫醒，可是没有句像话要问你。倘若来了五六个枪骑兵，你心里是不是乐意？”

他纵起身子站在地下，厉声喝问：“这话是谁告诉你的？”

“只要消息准确，别管从哪儿来的。”

“一定是你的向导把我出卖了，嗯，我不会饶了他的。他在哪儿？”

“不知道……大概现在还在马房里吧……可是另外有人告

叫我……”

“谁？……总不会是老婆了吧？……”

“毛一个我不认得官人……闲话少说，只问你愿不愿意去到人兵来；如果不愿意，那也别耽误时间；不然的话，我问你告罪，打搅了你的好梦。”

“呵，你那向导！你那向导！我早就防备了……可是……我不会便宜他的！……再见了，先生。你幫我回信，但请务必报答你，我不完全像你听说的那么坏……是的，还有些地方使将侠义甘子的寂寞呢……再会了，先生……我只抱憾一件事，就是不能报你的大恩。”

“由，台才，希轻你别猜疑人，别想到报复，那我等于报答我；这儿还有几文马茄给你路上抽；祝你一路平安！”

说吧，我向他伸出手去，

他一声不出握了握我的手，拿起他的短靴和麻鞋，和老婆子说了几句我不懂的土话，立刻奔往棚子，不多一会儿，我已经看不见他的马在田野里飞奔了。

我吗，我又躺在凳上，可是再也睡不着，我心上盘算，押一个土匪，也许还是个杀人犯，从吊台上救下来，单单马与我跟他一起吃过火腿吃过晚饭，是不是应当的。向导倒是在法律方面，我不是把他出卖了吗？不是使他有受到良心报复的危险吗？但另一方面，朋友之间的义气又怎么办呢？……我承认那是野蛮人的偏见；这个土匪所以犯罪的罪，我都有见证……可是别许多人理由都打不过这种反叛反乱，果真是该死的吗？在我当时所处的尴尬局面中，也许能多办点心都不会平安的。我对于自己的行为是否合乎道德的问题，还在左思右想，突然天下午的时候，忽然出现了五、六名骑兵和安东尼堪，他可是小心地躲在大树后面，我迎上前去，告诉他们上座已经忘掉了不只两小时，老婆子被班长讯问之下，回答说承认绑架捉罗，但

是单身住在乡下，不敢冒了生命的危险把他告发。她又说，他每次到这儿来，照例半夜就动身，至于我这方面，得走上好几里地，拿护照交给区里的法官查验，具了一个结，然后他们允许我继续作考古的采访。安东尼奥对我心怀怨恨，疑心我拦掉了他 日杜加的财源，但回到高杜，我们还是客客气气地分手了；我尽我的财力重重地给了他一笔稿费。

我在高坡上站留了几人，有人指点我，多明我会一修道院的图书馆藏有一部手稿，可能供给我关于占孟达城的宝贵的材料。修道士们把我招待得非常殷勤，白天我呆在修道院中，傍晚到城里去闲逛。太阳下山的时候，高坡很多男人挤在高达塞弗河^①的右岸，那儿有一股浓烈的皮革味，因为当地制革的历史很悠久，至今享有盛名；同时你还可以看到一个别有风味的景致。晚钟没响起以前几分钟，就有一大批妇女聚在河边，站在很高的堤岸之下。那队山川没有一个男人敢混进去的。只要晚钟的神一响，大家便认为天黑了，钟敲到最后一下，所有的女人都脱了衣服下水，于是——尖叫喊声、喊笑声，闹得震天响。是听上去，男人们羡慕这些浴女，把眼睛睁得挺大，可惜看不见什么。但那些模模糊糊的白影像在深蓝色的河水上，使一般有情意的人见了悠悠神往，你只要略懂得点想象力，就可记她们与门徒同浴与水神们的人浴，还不用怕自己落到阿瓦奈翁的三

1. 我们作为从佛教中修一支的，广普济众、卜多会、慈悲心、广与布施，
我们作为从佛教中修一支的，广普济众、卜多会、慈悲心、广与布施，

运。^①——有人告诉我，有一天几个轻薄无耻赚了钱，向大寺司铎的人行贿，叫他把晚祷的时间提早二十分钟。虽然天色还很亮，高达圣典司的浴女却毫不迟疑，对晚祷的钟声比对太阳更信任，泰然自若地换了浴装。那浴装一向是最简单的。那一回我没有在场，我在高杜的时代，叫钟的绝不贪污，暮色朦胧，只有猫眼才分得出最老的女橘子女工和高杜城中最漂亮的女工。

一天傍晚，日光已没，什么都看不见了，我正靠着堤岸的栏杆抽着烟，忽然河边饮水亭上走上一个女人，过来坐在我旁边。头上插着一大球紫蔷薇，夜晚特别发出一股诱人的香味。她穿得朴素，也许还相当辛酸，像人半的女工一样浑身都是旧衣服。因为大家周秀只有白人穿具，晚上一律是法国打扮的。我那个浴女一边走近来，一边扯面纱卸落在肩头上等，我在朦胧的星光底下看出她矮小，年轻，身捷很好，眼睛很大。我立刻把雪茄扔掉。这个纯粹法国式的礼貌，她领会到了，赶紧声明她不喜欢闻烟味，愿到好纸烟差的烟叶，她还抽呢。碰巧我烟匣里有这种纸，马上拿几支敬她。她居然拿了一支，花一个小钱向路旁的孩子要个引火罐点着了。我跟美丽的浴女一块儿抽着烟，不觉谈了很久，堤岸上差不多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我觉得那时约她上饮冰室^②，饮冰也不能算冒昧。她略微谦让一下也就应允了，但先要知道什么时间。我按了按打簧表，她听着那声音大为惊奇。

“你们外国人的玩意儿真新鲜！先生，您是哪一国的人呢？一定是英国人吧？”^③

^① 据希腊传说，在赫拉克勒斯的地方有泉水浴。被罗马阿克那斯拂乱，虽在明哲之下，将有人存此为要，使其能自己能受大曝光。

^② 在西班牙及所同同妙，以愉快为宽大。女较贵而可重人。

^③ 这是一份对右冰柜的咖啡杯，头际是戴的有衣。西班牙对于长少没有这种习惯的。

^④ 在西班牙凡不带卡引台布成调地样品包销的升西人，那数目为西人，近东一带亦多。——译者。